



常听到有人提起后街,但后街仅是临泽古镇街道的几分之一,或许是其其他街巷没有特色,缺少话题吧? 其实不然。

临泽历史悠久,春秋晚期(约公元前500年)即为兵家军需供应站,后又为国道上驿站(通邮传类站点)。公元前118年设高邮县,临泽已蔚然成集镇。南北朝时(公元420—589年)建立临泽县,辖今之宝应、兴化临近临泽的好几个乡镇长达109年。明清以来,历居本县三镇之首。

临泽古迹众多,街巷通畅,有名的即有“三街六巷九牌坊”之谓。三街即前街、中街、后街,所谓西街实为前街之一小段。前街包括从西河(已填)天主教堂向东到安乐寺、泰山庙以东至吴坝口,加上关帝庙巷及连接中街之西街,几占古镇二分之一。

前街有名的古迹从东向西看有安乐寺、泰山庙(因日军占住过被毁)、城隍庙、学士巷、殷家大屋、天主教堂、关帝庙(祭祀关羽及众将,有几十间房大,至上世纪50年代初期拆毁改为戏剧院场,数十座塑像弃之于汪塘,今影剧院前广场约五亩地旧为大水塘,荷花盛开,鱼游浅底,即旧称汪田、汪塘也),关帝庙前有关羽赤兔马塑像、大型石狮一对及宏伟壮观的庙门建筑。

前街有四五家酱菜店,五六家杂货、百货店,三家大酒馆,老邮局,米店,古当典。今花圃巷内何家大楼,即为当典后院,可见规格之大,曾准备恢复其旧貌,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汪曾祺《跑警报》)

我们跟着汪老,或追忆昨夜星辰,或走进古典的黄昏。

连岳说:“阅读路途中,每一个岔路口,都站着一位圣人,这是多么美妙的旅程。”同样,我们能“认识”汪老,是一件多么让人幸福的事,找到安放得下心灵家园的居所,驭沉闷于轻盈。一句话,品味生活。这位可爱可亲的好老头,让我们通过他的文学作品跟他近距离地接触,谈笑间差不

你见过制砖头的过程吗? 先要选好上等的黄泥,用大钢丝筛子筛一下,将小瓦砾、泥块等杂物筛去,晒干;接着用水和拌,用铁或木棍将泥搅得均匀后,切成一块块,用手攒来攒去,叫“攒坯”;然后用水板制成的小木模将泥块切压,就成了砖坯;晾一晾,进窑烧制,还要定时窖水。不窖水的坯烧成的是红砖,窖水的坯烧成的是灰砖。土窑烧的是柴草,轮窑烧的是煤炭。七八天后,一窑砖就烧制成功了。

小胡与小丕二人同在一家工厂做车工,两人是邻居,在小学、初中、中专都是同学,又同时进入同一工厂、同一车间工作,真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二人平时生活较为懒散,隔三差五地迟到或早退,下班后喜爱打扑克,有时到凌晨一两点钟,第二天上班时就没精打彩,有时甚至打瞌睡,因此,产品的质量就会出问题。车间主任找他们谈话,小胡与小丕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全部承认,从不辩解,好不了几天,老毛病又会重犯。车间主任对于小胡、小丕犯有同样的毛病很自然地说道:这两个人真是一道坯。

“一道坯”是江淮方言中的词语,是指两个及以上的人有着相似或相同的毛病,如同一个模子压出来的砖坯一样,这也是贬义词。

小胡与小丕这两个人也有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为人处事真诚、憨厚、正直。一天,上班时经过了半个小时,车间主任见他们还没有到,好生奇怪,便打他们的手机,无人接听。又过了10分钟,二人急急忙忙地赶来了。只见二人全身像落汤鸡,脸上黑一块、红一块、白一块,衣袖也被

不知何故,未见进展。

当时前街有水、陆路可直达川青、周巷、沙沟、邮城、兴化,每天黎明至晚上满街人声嘈杂、热闹、繁荣,商品经济尤为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前街人文荟萃,名士辈出,南宋时邑人陈造中进士前在安乐寺读过书,明清进士高邮人王永吉隐居泰山庙韬光养晦,后来官至户部侍郎、大学士,儒林传为佳话。

街东侧还曾建有乔公祠、三女墓等纪念先贤处。乔竦,字立之,北宋临泽镇人,饱读诗书,桃李满天下,龙图阁大学士孙觉是其学生。乔竦之子乔执中宋时中进士,后为刑部侍郎、吏部郎中等官,著有《中庸义》一卷、《周易说》十卷、《诗文》十卷、《古律诗赋》十五卷、《杂文碑记》十卷等,且为官清正,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与秦观、孙觉齐名,号称“三贤”。

乡贤韦柏森,号名庄居士,世居临泽镇(学士巷东),著书立说,享有盛誉,其著作《菱川竹枝词》(临泽亦称菱川),以七言诗形式,采用民歌语气,咏唱临泽文物古迹、民俗风情。此词面世,备受青睐,已名扬海内外。

前街东段近代还有车绍伯车载父子、韦子廉(著有《秦邮竹枝词》《菱川竹枝词》等)、冯白平、吴易风、叶荣、叶劲等,不胜列举。

有道是:

中华自古多才俊,家乡名士照千秋。

见贤思齐添动力,互勉勤奋争上游。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县府街是高邮的一条老街,高邮撤县建市后改为府前街,县府街因县衙门就在中市口东边的街北首而得名。县政府坐落于如今的府前街42号,从来都是八字衙门朝南开,它坐北朝南,街对面有青砖大照壁,是高邮的行政中心。现在看到当年的高邮州署头门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了。高邮州设置于明终于清,下辖宝应、兴化二县。乃至民国时期县政府及解放后县政府都在此办公,直至2011年市委市政府迁往海潮路新办公大楼为止,延续久远。达官贵人如民国江苏省民政厅厅长马士杰的马公馆,贾家巷至菊花巷的清康熙进士贾国维故居的贾府都在县府街附近。

县府街东至东门城根为止,高邮县初级中学设于路北,路南是照壁,它初创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始称赞化学堂,1923年定名为高邮县初级中学,是高邮一所百年老校。飞机楼是当年邮中校园标志性建筑,铁栅门进去就是修剪齐整的冬青花圃,二层办公楼中间尖顶钟楼下嵌有横幅学校名壁,楼后是大礼堂,楼东西两旁建有每排各五个教室的两排教舍,整体呈飞机型,留给曾经的校友们难忘的记忆。

城中小学在中市口东北角,它的前身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知州章邦直创立的致用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合赞化、淮海、育才三学堂为高邮官立高等小学堂。宣统元年(1911年)为小学校。它比高邮中学还要古老。

县政府东就是圣宫,东西两侧立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石碑及过街牌坊。这座当年高邮古代的最高学府、祭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的孔庙高大宏伟、庄严肃穆,过街是泮池、草场和牌楼直至城河路。解放初,这里做过苏北监狱,

以后从新生造纸厂演变成高邮造纸厂。

其实在高邮二次解放前的1946至1948年,水部楼往西的桑园巷王家祠堂里还办过私立珠湖初中,招两个班新生,解决了当年小学升初中难之难题。校长是顾锡镛先生,教导主任是高怀仁先生,家父曹秉云先生任专职教员。

说县府街是高邮的文化中心并不为过。

县府街当年还有许多宗教场所。那时中市口西有水部楼,它是跨县府街的两层方型拱楼;圣宫东的县府街中还有一座两层六角楼叫古楼,又叫青云楼。两楼遥相呼应。古楼转盘之北就是城隍庙,这里供奉着主管城里的最高神灵——城隍,城隍庙里很阴森、很恐怖;县府街往西有乾明寺、火神

多三十个年头了,大凡你喜欢的,他都能提供给你。他要说的,永远意犹未尽,“晋人风华不染尘,花自飘零水自流”。像这样能开风气之先的长者,如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相当奇缺了。他的散文与小说并没有特别的分别,都是一样地跟你我讲故事,只不过,小说的情味馥郁,散文的情味趋于淡雅吧。我们要品读、品鉴的是他的真,以及与我们心心相印的物之菁华。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我喜欢《跑警报》,喜欢两位人物的淡定从容。汪老在他磕磕绊绊的一生中,也做到了淡定从容,终得以铅华洗尽。有人说他的作品中谈吃吃喝喝的多,忧患意识少,其实未必。我们从他笔下,对巧云、十一子、王玉英、陈小手这些小人物命运的描叙当中,处处都能看到他的同情与呐喊。“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诗之十九》)。无须仰止,他,永远在我们身边,微笑、颌首。

汪老在他的《跑警报》中,以“不在乎”来诠释“儒道互补”,应该是溯源于庄子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吧。

不在乎。汪老,自有他内在的力量、忍耐和激情。

烧得缺边少角。原来他们在上班路上看到一座居民楼失火了,便主动停下来同消防队员一道投入救火行列。二人几次冒着大火入室驮出几位老人,直到大火基本熄灭时才离开。车间主任见此情状,笑嘻嘻地竖起大拇指:真是好样的。

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厂长大大地点赞了小胡,小丕不畏艰险、出生入死的英勇精神,他们为全厂争了光,是全厂职工学习的楷模。厂长说到了“楷模”,接着发挥了起来:过去我们对他们身上存有的习性看不惯,说他们是“一道坯”,一个模子压出来的;现在看来,他们两个青年人的坯子总体上看是好坯子,只要去掉些许杂质,这坯烧出来的肯定是好砖。

从那以后,小胡、小丕真的改掉了以前的不良习性,勤奋、认真地工作,都成了先进工作者。

汪曾祺老,我想对您说,您的谆谆教诲我终生不忘。

1981年10月24日上午,您阔别故乡42年后第一次回高邮,在时任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组长陆建华的陪同下,来川青公社采风。您的到来,得到了时任公社党委书记史善成的热烈欢迎。您兴致勃勃地乘坐公社的小轮船,沿五里河两岸绿柳成荫的河道到川青南面的芦苇荡区观光。我当时是公社文化站长,有幸全程陪同。

当时,川青公社在苏北里下河小有名气:农田方整化,田成方、河成网、树成行,是闻名全国的“绿化先进单位”。您一路观光,谈兴甚浓,不时问一些有关农民生计的问题,盛赞水乡大好自然风光。中午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具有川青特色的菜肴,如雪花豆腐、川青过桥鱼和一些野味。您细细品味,赞不绝口,吃得很开心。当知道我从事基层文化工作时,您便鼓励我说,农村素材多,创作天地宽,干文化工作也挺有意思。可能是改编京剧《沙家浜》的缘故吧,您对水乡芦苇荡印

庙、千佛庵、极乐庵等;西后街有座天主教堂;千佛庵巷里有座清真礼拜堂。

县政府东边是井巷,井巷对过是百岁坊,建有一座石碑坊,过了察院桥就是东后街。而井巷向北就是中山公园,在高邮古城内就这么一座公园。它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原名叫众乐园,1933年更名为中山公园,日本人占领高邮时期成了日军司令部。高邮第二次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就决定将新四军北撤后在高邮坚持地下斗争而牺牲的周山、李健、周奋、郑光耀、袁舜生、狄奔等革命烈士的棺柩安葬在公园内,并建烈士陵园和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2月就改名为烈士公园。近年来公园进行了二期扩容改造工程,如今又恢复称为人民公园,占地120亩,比老公园大了近一倍,成为老城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公园里的主要景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胜利广场深受不少外地游客青睐。高邮州署重建后又成为供人们参观游览的新景点。

县府街的最西头是大校场,校场北建有一座砖砌的展阅台,整个校场四周都挖有壕沟。壕沟西就到西门城墙根了。校场很大,解放后,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高邮县庆祝大会就是在这里隆重召开的,会后各行各业的游行队伍又挥舞红旗,敲锣打鼓,浩浩荡荡从大校场出发举行提灯游行庆祝活动,经西后街、西塔街从西门城门上河趟往南进南门城门,再一路从中山路直到北门大街为止。那一晚,整个高邮大街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灯火辉煌,喜气洋洋。学生队伍的洋鼓洋号,工人队伍的腰鼓莲湘,农民队伍的花担湖船,群众队伍的秧歌队、红绸舞,搬运工人的舞龙,理发行业的细吹细打,太平庄上的抬判,瓦匠工会的高跷,人们手举喜闻乐见的彩灯,五角星灯更为醒目。着实让高邮人大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喜悦兴奋好几天。那些年,在这里经常举行全县的庆祝大会、动员大会,也举办过运动会。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期更多的是开公审宣判大会,在大校场南边荒地枪毙过人,以后又捅到东门外城墙根荒地上执行了。1956年大运河拓宽这里就成了河堤了。

许多年来,高邮人民医院在乾明寺身底下拔地而起,几经扩建,规模越来越大,声誉越来越高。门诊大楼、急诊大楼,还有18层住院大楼,给高邮人带来了良好的就医环境。

如今的县府街经过府前街一期、二期改造工程的建设,旧貌换新颜。府前街玉带园小区和玉华园小区的建设及市河和玉带河风光带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周边地带宜居环境,给老城区市民创造了现代生活条件和空间,给府前街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随着东城新区的崛起,府前街并未在历史长河中走向衰败!高邮变美了、变高了、变大了,府前街也不例外,从东门广场的古驿飞马雕塑一路走来直至大运河堤的水部亭廊,古老而又新派,水乡古城老街的风骨犹存。

肯定。

再次就是罾河泥。这是塘草粪的关键。夏日高温酷暑,罾河泥得得早带晒。天麻花亮时我便与罾泥能手们一起,到淤泥较厚的河段去罾。河面上蚊子多,就穿长裤护着。罾一船就应进土坑内,岸上的人则将青草铺进坑内的河泥上,然后再由罾泥人应进坑内的青草上。如此反复铺,反复应,一个完整的草粪塘就做好了。

草粪塘做好后,要经夏日高温发酵,在发酵过程中要翻塘几次,就像腌大菜一样,将下面的翻上来,将上面的压下去,这样才能沤出好肥料来。草塘粪既经济又实惠,而且肥效又高,被农民兄弟称之为“上等的农家肥”。

秋播秋种来临时,社员们就挑上从草塘取出来的肥料,将农田铺上厚厚的一层,通过翻耕将草粪肥覆盖用作基肥,再种上小麦、大麦。草塘粪肥效持久,能促使麦苗茁壮根粗分蘖多,那一年小麦大麦收成很好。

象颇深,还叮嘱我有机会可以写写芦苇荡斗争。饭后,陆建华转达大家的恳求,请您与大家留影。您二话没说,我们几人便在政府办公楼前的鱼池边站好合影,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瞬间。我一直收藏着这帧相片。您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顾不上休息,应史书记之求,挥毫写下了“素心常如故,良苗亦怀新”10个大字,既是对绿野平畴川青新貌的感慨,又是对年轻党委书记的褒奖和勉励。您后来在《故乡水》一文中曾提及,“这两个公社(您还去过东风公社)的村子我小时候都去过,现在简直一点都认不出来了。”您启迪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以平静的心态,憧憬更高境界,追求美好生活。

在您第三次回故里期间,高邮文联给我们基层业余作者提供了学习平台,我曾两次聆听您的创作讲座。您谈《受戒》《大淖记事》《梦故乡》,如叙家常,以美的享受,让我受益匪浅。正是您谆谆教诲的缘故,舞文弄墨成了我一大癖好,至今不可收。